

現代文學叢刊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于道源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文學叢刊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于道源編譯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學叢刊

保加利亞角篇小說選（全一册）



實價 國幣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原著者

伐作夫等

編譯者

于道源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譯者序

花無論在那一個花園裏開着都是美的；光無論在什麼地方照着都是亮的；文學的成就也是如此。無論是在邦畿萬里的大國，或是在幾百里——甚至於幾十里的一個小國裏，祇要有偉大的天才，就可以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

橫跨歐亞兩大洲的俄國，固然產生出了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等大天才，但是在挪威和波蘭兩個小國裏，也有近代文學上的巨人出現：在前一個國家裏有易卜生——是一個在近代思想上發生與托爾斯泰同樣鉅大影響的作家；在後一個國家裏也有顯克微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文學是不能用國家的界限來加以限制和歧視的了。

因此在保加利亞這個中歐的小國家，也有他們自己的文學上的瑰寶——伐作夫——保加利亞的國家詩人，是一個舉世聞名的作家；他的傑作

「觀下 (Under the Yoke)」已經是一部譯成全歐各種文字的作品。他的作品長處是氣魄渾厚；從他的描寫裏，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保加利亞人對於他們祖國的復興，是抱着多麼樣熱烈的希望。

斯塔瑪托夫也是當代保加利亞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最長於心理分析；他撕破了人類的假面具，他刻畫出人類的醜態；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人是如何一種純粹自私自利的動物；特別是在兩性的關係上。艾林沛林是一個善於描寫鄉村生活的天才作家，他的作品國人介紹過來的已有一些，所以這個名字也不算是陌生的。

其餘的作家也都是保加利亞文學界中的巨人，現在我想還是讓他們以他們的作品自己向讀者介紹吧；這樣直接的認識我想是比我這個中介人的片言介紹更為親切的。

在這本集子裏的十幾篇小說，大多數是我自己譯出的；只有「兩種才能」「海濱別墅」「公墓」這三篇，是我的朋友譯的；前一篇是蔡方選先

生所譯，後兩篇是金克木先生所譯；現在承他們答應許我收在這本小書裏，我要謝謝他們。

關於我自己的譯文，我不懂得什麼是直譯什麼是意譯，我的翻譯祇是看明白了原文的意思之後，再用中文把它寫出來而已。祇要我覺得我的譯文能對得住原作，能够作得到忠實的地步，其餘譯者所見不到的地方，則有待於高明的指教了。

至於這本小書所根據的原本有兩種：一本是斯塔瑪托夫的當代故事集 (*Nuntempaj Rakontoj*)，一本是保加利亞文選 (*Bulgara Antologio*)；這兩本書都是保加利亞的世界語學者克利司坦諾夫 (*Krestanov*) 編譯的。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于道源序於北大。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目錄

譯者序

伐作夫一篇

他來嗎？

斯塔瑪托夫四篇

兩種才能

新年前後

海濱別墅

公墓

艾林沛林一篇

到乾爹那裏去

尹里耶夫一篇

赦

一

一七

五三

六五

七九

九一

九九

費力赤可夫一篇

鬼

一一一

米海羅夫斯基一篇

生活與文學

一二一

賴諾夫一篇

『謎之書』裏的幾個片斷

一二九

波奈夫一篇

垂死的人

一三五

馬爾司女士一篇

在大海前面

一三九

夫來可甫一篇

夢幻與真實

一四三

附作者年表

保加利亞短篇小說選

他來嗎？

伐作夫作

這一個秋天，在維特蘭下起濛濛的細雨來；天空變成了流動的寒冷的氣體，好像是濃密沈重的霧一樣，將村中低矮的房屋、屋頂都弄得潮溼了。在泥濘的街道上——滿是談話、喧嘩和騷動。駕着瘦馬的四輪馬車，滿載着軍用品的牛車；在兩個小客棧中間的街道上，充滿了村人和牲口。在這許多雜亂人中，一些新募的兵士僅僅可以塞過——這一個穿着兵士的大氅，另一個就穿着羊皮的外套。可是穿着破爛的外衣的佔大多數，大多都是臨時、草草作成的阿剌伯式的外套，腳上穿着透溼了的皮帶細鞋，背着成排的子彈，肩土揹着用黃楊木的小枝裝飾的槍，上面再掛着裝滿了東西的口袋……寒冷，沒了膝的泥水，雨中夾雜着雪，天氣是壞透了，可是他們還是儘管唱

着歌……樂天的人民啊！

在一個酒店的門口，一大羣軍官和過路人以及驚訝的村人們，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這一些被雨淋濕了的勇士們。

在當中間那個小客棧的前面，聚集了一大羣婦人、少女和小孩，都是穿着破爛的衣服，在這寒冷的天氣裏都凍得皮膚發紅而渾身戰抖了。他們這是同維特蘭的兵士作最末一次的訣別。這些兵士現在與哈曼里的聯隊會合，一同急速的到蘇非歐，然後從那裏往戰場去。

——這是喬哥的兒子！一路平安，柴委特克！

——看那裏，蘭該耳過去了。

——這裏又來了奈得耳加的兒子！喂，伊凡，你的媽媽在這裏！

於是用花朵紮成的花球就很快的送過去了。淚從臉頰上流下來，兩方的話祇說了一半就分開了……這些兵士們不停的向前進，向前進。

——媽，那不是哥哥！一個紅頰黃髮的女孩子喊了起來。

——哥哥司托因！一個站在這女孩子身旁的八歲大的小男孩大聲喊着，並且向着兵士隊裏伸出他的手來。

——孩子！孩子！這個母親帶着哭聲喊着。

於是一個黑眼睛，軀幹英挺身體強壯的勇士從行列裏走出來，吻了他母親的手，又在他的小弟妹的額前都吻了一下，把一個花球繫在自己的胸前，又把另一個放在左邊的耳朵上，這都是一個女郎送給他的；於是又趕快追上他的隊伍又加入他們的歌唱了。

——孩子，一路平安！這個母親喊着說。

——司托因！那個幾乎要暈倒了的女郎哽咽的叫。

但是她們的聲音却被那鬧嚷的聲音淹沒了，司托因消失到兵士羣裏去，那些兵士又消失在霧中。

那個女郎牽起她的花色的前裙把臉遮住了……

司托因的母親回到家裏以後，哽咽的哭着，把一個有了裂縫的舊櫥子，

打開，拿開一些襯衣和裙子，從底下找出蠟燭來，在聖像龕前點着，跪下禱告起來。

在這個時候，德拉哥曼地方的大炮像雷一般的響着。這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的事。

*

*

*

*

*

這一天的夜裏，老婦人蔡娜作了一個夢。

她看見一大片雲彩，兵士們往雲中行走，司托因也在那裏。聖母啊！這是多麼可怕的事！那雲發出雷聲，天爆裂了，地震動了——這就是戰爭吧！司托因隱沒到雲裏去了，他完了，啊呀，現在呢？……她一跳醒了。屋裏是黑暗的，像墨一樣，外面只聽到風呼號的聲音。這就是戰爭。我的上帝！耶穌基督，請你保佑他吧，聖母，請饒恕他——司托因吧！

她一直到天亮沒有睡着。

——彼得叔，夢見雲彩是主什麼？她在大清早晨問一個鄰人。

——蔡娜，雲彩有兩種：有一種雲彩是能下雨的，有一種雲彩是散開的。你夢見的是那一種雲彩呢？

她對他講她所做的夢。老人彼得沈思了一會。他不記得在他那講夢兆的書裏有和這完全相合的雲。但是他看見蔡娜的惶惑的臉正在喘息着望着他，他覺得很可憐就對她說：

——不要怕，蔡娜，這個夢很吉利。雲彩是主信息；司托因就快給你來信了。老婦蔡娜的臉於是發了光輝了。

過了六天，她由一個志願兵——司托因的朋友——那裏接到一封信。這個人是押解着一些塞爾維亞的俘虜回來，信是司托因寫的，她跑到教士那裏，請他讀給她聽。

信上是這樣說的：

「媽媽，在這封信裏我要告訴你，我現在還活着，並且很康健，而且我們把塞爾維亞人打敗了。保加利亞萬歲！我很康健，蘭該耳·司徒益儒夫也很

康健，叔父的地米特羅也康健，並且向他的母親多致敬禮。那些塞爾維亞人不住的放槍，但是他們都怕我們的「呼拉」（Hura，高聲之歡呼。）請把我的新皮帶從司威丹腦甫家裏取回來，我忘在那裏了，我怕他們的小孩會把它弄壞。明天我們要穿過德拉哥曼的山，追擊塞爾維亞人，在回來的時候，我要把尼失地方的禮物，帶給琴娜。我給你送來一佛郎可以花用。並且我要把這首手溜彈歌教給拉都爾朝。即此敬行敬禮，你的謙遜的兒子。

司托因·多布羅夫

祖父彼得處也請多多致意，我或者送一桿塞爾維亞的槍給他，可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它們打得很遠，但是瞄不準。媽媽，不要忘記了司徒媽卡，也請代爲致意。——

蔡娜愁悶的心裏高興極了。她拿了這封信連忙跑到司徒媽卡那裏，也忘記自己已經是老了。都快樂極了。拉都爾朝尤其高興，因爲他哥哥要把那首新歌的唱法教給他。

剛走到街上，老婦人蔡娜看見了一大羣新俘虜，在他們的後面，是保加利亞的兵士。她看來那好像就是司托因，因為他是與他那樣相似。不，這不是他。她要問他，他帶來了她兒子的問安沒有；但是因為她是第一次看到俘虜，把她的注意移到那上面去了。

——親愛的上帝，她對自己咕囔着，這些人就是塞爾維亞人嗎？他們都實在是一些好好的人啊……他們那些不幸的媽媽……她們不知道還知道他們不。瞎，小夥子們，等一等！

於是她跑進家裏立刻拿了一瓶白蘭地出來，招呼那些塞爾維亞的兵士們來喝。那個押着他們的兵士，好心的微笑了，便停住他們。

——多謝，多謝。那些疲乏的俘虜回答說，他們喝了這甘美的白蘭地以後暖過來了。

——現在還有一小口留給我，祝你健康，老太太！這個保加利亞兵很快活的喊着，於是把瓶中最後一口喝了下去。

——全都是基督徒……他們爲什麼會打仗呢？……年老的蔡娜很奇怪。她看着那個夥伴走了以後自言自語的說。

*

*

*

*

*

休戰了。

聖誕節快到了，兵士們都請假開始回家。維特蘭已經回來了好幾個。祇有司托因沒有回來——不但他本人，並且連他的消息也沒有。老婦人蔡娜着了急，發起愁來，她往壞裏想起來了……一天一天的過着，她不停的望着大門，看看是否有人敲門。蘭該耳·司徒益懦夫回來了，定哥的兒子彼得也回來了，那司塔瑪托夫兄弟們也都回來了。她起來，走去問他們——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在某一個時期曾看見司托因，以後就不見他了。她的心沈重了，她在家裏彷徨着，好像失了魂一樣，只想司托因。

——媽，叔叔的地米特羅回來了！她的女兒琴娜從大門口帶喘的跑來喊着說。

她又站起來，走向地米特羅。

——地米特羅，你回來了！很好，司托因呢，他在那裏？

但是地米特羅也不知道……也許有人把他送到維丁去了，地米特羅贅了一句，因為他可憐這個母親；也許他從那裏由另一條路回來，這個作難的兵士咕噥着說。

——我的上帝，我的孩子是留在那裏了啊！她啜泣起來。

她出去到了司徒嬌卡那裏。到了大門口她的心就跳起來了。她以為司徒嬌卡就要對她說，她已接到了司托因的問安的信，說在聖誕節的時候可以回來。司徒嬌卡至少也得說出一些好的消息來。事實却是不然，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她的眼睛却是紅着。

*

*

*

*

*

整個村子開始活動起來了。人們歡迎這回來的一聯隊。於是在街道的中間，正巧是在老婦人蔡娜的門前，人們在地上埋了兩根相對立的柱子；在